



吳南生 著

松柏长青

(革命母亲李梨英)

工人出版社



松柏长青

(革命母亲李梨英)

吳南生 著

洞庭 繪圖

工人出版社

1961年·北京

松柏長青
(革命母亲李梨英)
吳南生著
洞庭繪圖

工人出版社出版 (北京安定門外六鋪炕)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9 号

工人日報印刷厂印刷
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华書店經售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字數: 109,000字 印張: 5 12/16 插頁: 3頁 印數: 1—50,000 (累) 350,000
1983年11月北京第1版
1961年5月北京第8次印刷

統一書号: 10007·68

定 价: 0.50 元

“在南方各游击区——这是我們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結果的一部分，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，是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还用‘圍剿’政策企圖消灭、在蘆沟桥事变后又改用調虎离山政策企圖削弱的力量——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：（1）无条件集中（适应国民党拔去这些支点的要求）的防止；（2）国民党派人的拒絕；（3）何鳴危險（被国民党包圍繳械的危險）的警戒。”

——毛主席：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式和任务”

目 录

爹爹过洋去了.....	1
生离死别.....	8
分家.....	16
盐堆上的红旗.....	21
梅雨时节.....	31
喜事.....	39
发动.....	48
过年前后.....	58
西坑伏击战.....	68
金城的死.....	80
血海深仇.....	89
“我走的是山路!”.....	100
烏山在战斗中.....	111
“何鳴危險”.....	127
漳浦事变.....	141
新四軍上前綫.....	149
最幸福的时刻.....	174
后 記.....	179

爹爹过洋去了

韓江从福建的西南部浩浩蕩蕩地流下广东，流向潮州城，流向大海。

鳳凰山像慈爱的母亲送别着她那将要远行的兒子，默默地，一程又一程，伴随着韓江，也从福建的西南方迤邐蜿蜒地来到潮州城边。

从潮州城向东走，走过那座横跨在韓江上面不知有多少岁月了的湘子桥，古老的官路穿越过平坦寬闊的韓江平原。被踐踏得發光了的石板，一塊接着一塊；沿着田野，沿着疏疏落落的树林，一直伸向山边，伸向山坳里。赤竹坑水迎着官路汨汨地流下韓江。

在赤竹坑水的尽头，有一座不很大的乡村——西坑。官路在西坑乡面前閃过身奔向另一个方向，奔向远方。

西坑乡佇立在水边，佇立在群山的怀抱里，一年又一年，不知經歷过多少憂郁的年代。只有那村后山头蒼翠的松林和村前桥下潺潺的流水，随伴着它遙送着从官路上走向远方去的行人。

南方五月的傍晚，斜暉像胭脂般照紅了一个个的山头，南風恋恋地追逐着落日，摆弄着山麓的树枝，归林的山雀掠空而过，給这个衰老恬靜的山村添上几分青春的气息。在

山腰的小徑上，一群少女正挑着一担担的山草走下山来。

沉重的山草像两座小山一样压在那一个年紀最小的女孩子的肩上，薄薄的粗苧布衫浸透了汗水，她眺望着山凹里一縷縷的炊烟，一天的疲劳傾刻消失了似的，換了肩就加紧着脚步走。后面，女孩子們叫着：“梨英，停一停，别走得那么快！”梨英应了声，就把草担朝路边放下来。斜暉照映着她那微微泛着紅色的臉，一对黑黑的眼珠鑲在那美丽匀称的眼眶里，襯托着端正的鼻梁。晚風，輕輕地掠过她的鬢髮。

她揩拭着汗珠，仰望着山徑上，同乡的姊姊們正个个停担歇息，一陣青春的笑声在山谷里迴蕩。梨英默默地凝視着四圍的群山，山，一个比一个高，在远远的西北面，傍依着落日的是鳳凰山的最高峰——鳳鳥髻；在东北边，俯視着大海的是秀丽的蓮花山。梨英从小就爱山，山好像母亲一样，那么安詳，那么慈爱。当她默默伴着母亲績着苧麻，听着母亲講叙着祖先斬草开荒的故事的时候，常常激动地偷偷向山上望。“那大山上有些什么东西呢？能够到大山上去看一看多好呵！”一种頑强的幻想充滿着这个女孩子的心灵。可是，一直到十三岁那一年，她还没有上过大山。

梨英的家里穷，爹爹李清和从九岁就卖身在戏班里唱戏，今年五十多岁了，依然在戏班里混日子。姐姐梨枝，比她大十二岁，十年前就嫁到邻乡去。哥哥梨貴，比她大七岁，在六年前也离了家到潮州城一家布坊里当学徒。家里只有母亲和她两人。

姐姐出嫁那一年，她只有五岁，每天天才麻麻亮就起

床，提着猪屎筐，带着猪屎夹，从西坑寨内到邻近的張厝角村，跟着母猪的后面到处跑，捡回猪粪给人家换米。每一次到張厝角，有錢人家的小孩子們都要嘲笑她，欺負她，有时还拦前跟后戏謔地唱：

“一樣韭菜一樣姜，
戏子出在西坑乡，
臉皮薄薄会唱戏，
男人假扮装娼娘。”*

梨英每一次回来向着娘哭訴，娘总是噙着泪水安慰她
“孩子，我們家穷，惹不起人家……”

小小的心灵受到多么大的侮辱和委屈，哭着問：“爹爹为什么要去唱戏呢？”

娘說：“你还小，不懂这些，……是因为穷！”

“穷，为什么不种田？”

“种田？哪来的田呵？”娘摟着梨英，替她擦干了眼泪，可是自己的眼泪却掉下来了。

捡猪粪最怕的是下雨天，家穷，沒有衣服，一淋湿了就沒有換的，偏偏潮州地方每年旧历三、四月間总是爱下雨，有时一月半月連着下，这个時間正是三荒四餓的季节，米貴，蕃薯也貴，只靠母亲績苧麻換点蕃薯吃，母女俩常常挨

* “娼娘”，就是女人。

餓。中午時，娘煮點蕃薯湯，撈着薯塊給梨英吃，自己站在灶邊，背着女兒，光喝着湯。梨英的心里多難過，說：“娘，我不吃，攪勻了兩個人吃。”母親和女兒都哭起來了。梨英常常天真地想：“要有一塊田就好了，有一塊田，就有米吃……”

就是餓着肚子，娘也常常一邊績苧麻，一邊給梨英念歌謠，講故事，娘的肚子里什麼故事都有，一講到高興時就說：

“梨英，等爹爹回家時叫他教你學唱戲。”

有時又說：

“梨英，等爹回來跟他上戲班去看戲。”

可是，梨英就很少見過爹爹，也從來沒見到人家唱戲。直到前年，也就是梨英十三歲的那一年，才看到戲班來西坑演戲，不過，不是爹爹那一班戲。

這一年是光緒二十六年，潮州地方大飢荒，一塊光洋還買不到半斗米。前一年，西坑鄉和靠近潮州城的西都鄉因為遷祖墳鬧了一場械鬥，西都人丁多，財勢足，一下子出動了幾百人到西坑大打一頓，打傷很多人，還砍去了幾顆人頭。為了打這場官司，家家戶戶按人丁派款，梨英家里算兩丁，要派二十塊光洋。哪里來的錢呢？……官司還沒了結，鄉紳們又出了壞主意，說是鄉里的風水不好才會這樣倒霉，要蓋個“老爺宮”^{*}壯壯地龍，每丁再派十塊光洋。每天每天，鄉紳們派着狗腿挨家逐戶催款要錢，封門鎖屋，牽豬捉人，母

* “老爺宮”，就是神廟。潮州土話叫神為“老爺”。

亲托了媒婆好不容易才把梨英聘了出去，得了四十塊錢还这一笔賬，从此，梨英就算是大坑乡林家的人了。

年底，神宮盖成了，請戏謝神，戏班到西坑乡来了，人們看着戏台上演出了悲欢离合，千愁万恨也不如自己生活里所經受的痛苦多。

受聘的那一天，娘就給梨英說：“孩子，明天起別再去拾猪粪了。”梨英只是哭，她恨死了西坑乡的乡紳，恨死了西坑乡的有錢人。

从受聘那天起，两个年头过去了。两年来，她拚命学插秧，学刈禾，跟着同乡的姐姐嫂嫂們上山刈山草，她天天到了山上，到了田里，准备着一切当媳妇的本事。

“有一塊田多么好呵！五月底家家户户就要响镰刀，又准备刈早禾了。”梨英眺望着群山又眺望着田野，像“鳳鳥髻”一样一直沉醉在夕阳中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一群群烏鴉飞旋着停在她身边的树梢上大声聒噪，西边天际只剩下一抹淡淡的紅暈，这时山腰上的姐姐們才走下山来到梨英身边，一个个取笑着她說：“真不害羞哩，尽望着大坑發呆，再不走，等一会叫老虎吃掉你！”就一路笑鬧着回到西坑。

穿过了祠堂边的小巷，一直走到尽头的一間小屋門口，几个女伴朝着竹帘里嚷：“清和孀，我們把梨英带回来还你了。”就各自朝自己家門口回去。梨英才放下草担，娘掀开竹帘探头出来叫：“梨英！你爹爹回来了。”

昏暗里，看不清爹爹的臉孔，只知道爹爹坐在桌边向她微微地笑，亲暱地說：“梨英，爹給你买来一双紅皮木屐。”

娘接着說：“梨英，你爹爹就要跟着戏班过洋去了！”*

梨英吃了一惊，虽然一年到头很少見到爹爹，但她怎样也舍不得爹爹过洋去。听人家說，那是千万里遙远的路途，乘着那顛簸的“紅头船”，过了七洲洋只見一片黑茫茫的海水，什么也沒有，要一直走到天的那一边。爹这样一把年紀，怎么舍得离开家到那么可怕的地方去呢。

爹爹正在用力敲打着火石，火石噴出星星的光芒，火花，点燃了“紙媒”，刹那間，映着他那蒼白的头髮，还有那憔悴疲乏的臉。“紙媒”很快熄灭了，黑暗里，烟絲嚟嚟地冒出一點紅光。“不知道合适不合适，随便买一双給你。”他顫抖着双手，把紅皮木屐遞給梨英，“我記得你小的时候給我要过，我答应过买給你的。爹穷，没有什么东西給你‘出花园’。”

梨英从爹的手里接过了紅皮木屐，心里又高兴又伤心，不知道該对爹說些什么才好。原来潮州有个風俗，孩子們到十五岁这一年七月初七就要“出花园”，表示从此長大成人了。有錢人家在这一天要給孩子做新衣裳，穿新鞋子，吃上全鷄，高高兴兴玩一天，梨英哪里敢想到这些，只是小时候总盼望到“出花园”时能穿上紅皮木屐，不知道盼了多少年了，沒想到今天果然有了这样一双紅皮木屐。她看着爹爹，爹的眼眶里飽飽一眶泪水，看着娘，灶里的火光照映在她那蒼黃浮腫的臉上，泪珠正一串串往下流，自己的眼泪也

* “过洋”，华侨出国到南洋群島等地方謀生，叫做“过洋”。也有人叫做“过番”，意思是一样的。

禁不住流下来了。

当天晚上，清和叔把戏班發下的安家費交給清和嬌，再三囑咐着要把这一笔錢給梨貴聘一門好媳婦，又再三囑咐着不要讓梨英太快過門去，他会尽快些回来，等着合家團圓時親自給兒女們料理親事。一家三口，几乎談了一整夜。

第二天清早，爹爹就動身回潮州城去，他的腰好像比昨天來時佝僂得更厉害，依依不捨地慢慢走過了村外的小石橋。梨英默默地跟在爹的背后，到快上官路的時候，清和叔才回過頭牽着梨英的手說：“梨英，回去吧，別讓你娘久等了。”

梨英說：“爹，你什麼時候才回來？”

清和叔凝視着自己的小女兒，半晌，才从喉嚨里吃力地回答着說：“一年半載也不一定，三年五載也不一定……”父女兩人都忍着眼淚，誰也再說不出第二句話來，一直到了快轉過山邊的地方，望着爹爹的背影隱沒在柿樹林里，梨英才抽噎着回家。

生 离 死 别

清和叔随着戏班到新加坡后，来过一封“平安批”^{*}。就再也没有来过信。

不久，清和嬸給梨貴聘了一門亲。

行聘的时候，邻居和近亲们来賀喜，阴暗寂寞的小屋里好像突然变了样，生活充滿了希望和幻想。梨英母女禁不住一陣陣的高兴，細細商量着，等爹爹再来信的时候，就請人写信要他快些回唐山，^{**} 好給哥哥办喜事。一談到这里，娘就格外开心，娓娓不断地給梨英訴說着她童年的回忆，她怎样学当媳妇；她希望未过門的媳妇能像她年青时一样，勤儉能干，一家和和气气地过日子。一听到这里，梨英心里不禁地想：“也許大坑那边，这个时候也正在議論着我哩，……”想起了总有一天要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去，心里就一陣陣难过，又一陣陣地發慌，她真舍不得离开母亲，真怕当不了人家的媳妇。“要赶快学好当媳妇的本事，”她想，“犁田，燒炭，山村种田人治家的本領样样都要学。还要学喂猪。”梨英很多次想对娘說出这樁心事，但是每次到了口

* “平安批”，华侨出国后寄回来給家人的第一封信。

** “唐山”，华侨称祖国叫唐山。因此，侨乡一带的人也習慣称祖国为唐山。

边又缩回来。有一天，她终于向母亲说出了她的希望：

“娘，我刈了好多山草，等卖掉它换回条小猪。”

“小猪？”娘感到意外地说：“我们家里就从来没有养过牲畜，没有米糠，没有蕃薯，哪能喂得起小猪。”

“娘，我盘算好了。”梨英黑溜溜的眼珠里充满着自信说：“我刈山草换饲料养它，明年小猪长大了，也好给哥哥办喜事。”她忸怩地说：“我也得学点本领。”

母亲明白了女儿的心事，笑咪咪地连声点头说好。梨英偷偷看着母亲投射过来那喜悦的眼光，羞赧得脸都红了。

一转眼，就快到第二年的端午节，一天中午，一个布坊的工人搀扶着梨贵从城里回来，才进门，梨贵叫了声“娘”，大口大口的鲜血就往外喷，清和姊和梨英都吓慌了。那工人赶忙道：“快舀两碗咸菜汁给他喝下去。”

清和姊哭着说：“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忽然成这个样子！”

“前天从两丈高的晒布棚上跌下来，刚刚跌在压布的大石斗上。”回来的工人又安慰着说：“不要紧，养些日子就会好的。”

有人说：“京墨能够止血。”又有人说：“快找些节节花煎水喝。”梨英和娘两人想尽办法，到处求神问卜，吃些青草药，过了几天，梨贵的病势显得有些起色了。

端午节的时候，西坑乡村前村后，山上山下，一片碧绿。赤竹坑水从丛山里奔泻过来，像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一样，欢乐乐急急忙忙赶向韩江江边去“闹龙舟”。趁着一年一度

的“龙鬚水”来到人間，一群群的妇女們忙着在桥边水旁洗衣服，刷家具，盼望着一年四季吉祥平安。陣陣的笑声伴着淙淙的流水，不知是誰一边洗衣服，一边細声的唱起来：

“五月關龙舟，
江中鼗鼓鬧紛紛，
船头打鼓別人嬌，
船尾掌舵是我君。”

少女們都吃吃地笑了起来，梨英也低着头悄悄笑着。忽然，一个邻居的小孩子飞跑过来叫道：“梨英姑，梨英姑，老孀昏倒了！”

梨英沒有問个究竟，站起来就往回跑，几个女伴替她提着湿淋淋的衣服跟在后面，一进门，只見娘躺在床上，臉色蒼白，微微喘着气，做媒的举婆正用手沾着冷水往她的額上拍，梨貴半点主意也沒有，站在一旁垂泪。

梨英放声大哭，跪倒在床边，举婆連連摆着手，示意她不要哭，梨英勉强把哭声吞下肚里，不停地吸泣着。

过了一会，清和孀才長長地叹了一口气，睜开眼睛，无力地凝望着床边的人。梨英赶快叫着“娘”，清和孀“嗯”了一声，尽对着梨英和梨貴發楞，终于掙扎着坐起来，紧紧搂着梨英哭着說：“梨英，你嫂嫂昨天死了！……”

从此，清和孀就病着再也不能起床。

五月底，梨貴偷偷去替人家鋤草，換点米吃，回到家来，

又大口大口地吐着鮮血，也躺倒在床上了。

姐姐来看过几次，每次都是带着苦痛而絕望的眼泪回去。

梨英靠自己砍柴，割草，績苧麻，換点錢，买藥买来服侍着娘和哥哥。可是，两个人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了，借的債也一天比一天多了，債主从梨英的家門口强拉走了她心爱的小花猪，梨英一步一步哭送着小花猪出了巷头。……

一年容易又中秋，往年的月亮又圓又好，可是今年的中秋月却是那样冷冷清清，愁眉苦臉，好像就要从天上掉下来似的。半夜里，月光偷偷地从窗口爬进来，斜照着灶台，一只老鼠从灶台上跳到地下，躲在屋角里啃噬着什么东西，梨英今夜总是睡不着，一陣陣很不安的感觉掠过她的心头，就像是老鼠正在啃齧着她的心一样，一陣又一陣地难过。

母亲和她同睡在一个床上，不时發出微弱的叹息。哥哥睡在屋角的木板上，噙了几声，一陣痙攣，剧烈地咳嗽着。

不知到什么时候，她才蒙眬地睡去，……忽然听見喜鵲飞来站在屋角吵叫，就急忙披着衣服起了床。才开了門，哎呀，远远一大群人朝自己的家門口来了，梨英赶快迎上去，是爹爹回来了，真的是爹爹回来了！爹爹向着她微笑着走过来，她跑上去把头納在爹的怀里高兴得只是啜泣着。爹說：“孩子，多难为你呵。”就和她回到家門口。呀，娘和哥哥也都站在門口等着她，还有那小花猪哩，它拚命把短短的嘴巴亲切地拱着梨英的脚跟，她蹲下身去抱着小花猪，撫摸着它那短短的耳朵……怎么？小花猪呢？不見了！要赶快去找